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杜少陵集詳註

(十)

仇兆鰲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仇兆鳌註  
藏书章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註詳集陵少杜  
冊十  
註驚兆仇

|           |   |   |   |
|-----------|---|---|---|
|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   |   |   |
| 五雲王       | 人 | 行 | 發 |
| 路山寶海上     |   |   |   |
| 館書印務商     | 所 | 刷 | 印 |
| 埠各及海上     |   |   |   |
| 館書印務商     | 所 | 行 | 發 |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

TU SHAO LING TSI SIANG CHU  
ANNOTATED BY CHIU SHAO NGAO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 杜少陵集詳註

## 卷二十五

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

廣德元年作

臣某言伏自陛下平山東收燕薊泊一作自海隅萬里百姓感動喜王業再康一作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惟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吐蕃今下松維等州朱鶴齡注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朱注楊琳即楊子琳通鑑永泰元年瀘州牙將楊子琳舉兵此云再脅普合其事未詳唐書普合二州俱屬劍南道顯顯顯顯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朱注閬州通志俱屬劍南東道新書屬山南西道此云本州山南所管與新書合唐書通典表廣德元年升山南西道防禦守捉使爲節度使尋降爲觀察使領梁洋集壁等十三州治梁州伏願陛下聽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哀罷疲人以安反仄犬戎侵軼羣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天一作府也徵取萬計陛下忍坐見其狼狽不卽爲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實爲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磐石之

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一作近。

擇親賢。

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則萬無覆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

付重臣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愜。不隕穫於蒼黃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勳庸猷。一作猷於當時。扶泥

塗於已墜。

〔朱注〕今本之際以下二十三字。誤在後。鎮撫不缺句之下。

整頓理體。竭露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

都足以久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爲聲援。是

重斂之下。免出一作至。

多門。

西南之人。有活望矣。〔朱注〕東川與山南接壤。山南既增節度。東川兵馬。便

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意亦與公同也。

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

非所以塞衆望也。

〔朱注〕時章梓州

爲東川。詔後故云。

臣於所守封一作分。

界。連接梓州。正可爲成都東鄙。其中別作法度。

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勅一作又。天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省

之又省之。

〔一本省之。俱作損之。〕

劍南諸州。亦困一作因。

而復振矣。

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闔。一作壘。以仗賢俊。愚臣

特望以親王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人。鎮撫

不缺。借如犬戎俶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僞親信於贊普。〔詩集〕探其深意。意者

報復摩彌青海之役決矣。

〔朱注〕

〔唐書〕

〔鄯州〕

〔度〕

〔西〕

〔河〕

〔一百〕

〔同謀〕

〔誓衆〕

〔於〕

〔前後〕

〔沒落〕

〔之〕

〔徒〕

曲成翻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

國家緣邊之急。願亦勤矣。况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

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踐班秩補拙之分淺待罪之日深蜀之安危敢竭聞見臣子之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迂闊之說萬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云一無吐蕃岐隴逼近咸陽唐書一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八月寇奉天武功似是之間憂憤隕迫益增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効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之一作勢奉表以聞

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

柏都督注見詩集

臣某言伏見月日制授臣某官祇拜休命內顧隕越策駑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數勦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戰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頻煩一作繁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音閑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斂終之以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惻獨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一作蓋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爲補遺薦岑參狀

宣議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一作上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惟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閣門。奉狀陳薦。以聞。伏聽進止。

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

左拾遺內供奉臣杜甫。

左補闕臣章少游。

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聃。

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本傳〕甫與房琯爲布衣交。琯以客董庭蘭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陞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後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由是疎之。觀此則當時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忤聖旨。既下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棄。就戮爲幸。今日已時。中

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戇。赦臣萬死。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誠頑誠蔽。死罪

死罪。臣〔英華有〕以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謁一作龍顏。猾逆未除。愁痛難遏。猥廁衰職。願少裨

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朱注〕琯父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即位。除名流高州。少自樹立。

晚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瑄之深念主憂。義形於色。况畫一保泰。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瑄性失於簡。酷嗜鼓琴。董庭蘭。今之琴工。〔朱注〕「唐劉商善琴。能爲離鸞別鶴之操。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胡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弄是也。」〔李肇國史補〕董庭蘭善沉聲。祝聲。蓋大少胡笳云。

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臣不自度量。〔度音良〕歎其功名未垂。而志氣挫衄。覬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慮未集。〔英華作未〕竟闕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狷之過。復解網羅之急。是古

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待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至德二載六月一日。宣議郎行在〔一本無〕左拾遺臣杜甫狀進。

錢謙益曰。朱長文琴史云。董庭蘭。隴西人。唐史謂其爲房瑄所昵。數通賕謝。爲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罷去。杜子美亦云。庭蘭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爲非。瑄之愛惜人情。一至於玷汙。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散髮林壑者六十載。貌古心遠。意閒體和。撫弦韻聲。可感鬼神。天寶中。給事中房瑄好古君子也。庭蘭聞義而來。不遠千里。予因此說。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當房公爲給事中。好庭蘭已出其門。後爲相。豈能遽絕哉。又賕謝之事。吾疑諸瑄者爲之。而庭蘭朽蠹。豈能辯釋。遂被惡名耳。房公貶廣漢。庭蘭詣之。公無慍色。唐人有詩云。七條弦上五音寒。此樂求知自古難。惟有開元房太尉。始終留得董庭蘭。按薛易簡以琴待詔翰林。在天寶中。子美同時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白其厚誣。不獨正唐史之謬。兼可以補子美之闕矣。

### 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

右臣竊以逆賊束身檻中。奔走無路。尙假餘息。蟻聚苟活之日久。〔朱注〕「〔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旬日間。蔡希德自上黨。田承嗣自潁川。武陟。陸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令珣自南陽。各帥所部兵歸之。又召募河北諸郡人衆至六萬。軍聲復振。」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降款盡

至廣務寬大之本。用明惡鳥故切。殺之德。故大軍雲合。蔚然未進。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下以成古先

聖哲之用心。茲事玄遠。非愚臣所測。臣聞易載。隨時不俟終日。先王之用刑也。抑亦小者肆諸市朝。大者

陳諸原野。今殘孽雖窮蹙。日甚自救不暇。尙慮其逆帥望秋高馬肥之便。蓄突圍拒輟之謀。大軍不可空

勤轉輸之粟諸將宜窮犄角之進頃者河北初收數州思明降表繼至二月朱史思明因劍來降思明以其將

薛其  
蓼將  
攝寶  
恆子  
州昂  
刺奉  
史表  
子以  
朝所  
義部  
攝十  
冀三  
州州  
刺及  
史兵  
以八  
其萬  
將來  
合降  
狐井  
彰帥  
生爲  
其博  
州東  
刺節  
率史  
一烏  
承高  
方恩  
鎮所  
表至  
一宣  
開布  
元詔  
五旨  
手滄  
營瀛  
州安  
置淡  
平德

下河等北州率皆爲唐所降雖有州矣未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盧一軍使注七年升爲平盧軍節度使通鑑至德二載安

東以都護王玄志與大將盧神功希逸平獮倭安下之盧俊在幽燕之東故曰左脅賊動靜乏之利制不

由己則降附可知今大軍盡離河北逆黨意必寬縱若萬一軼略河縣草竊秋成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

叔冀等軍據此處下三字當從字從鄆州西北渡河南注通鑑唐書至德二載七月靈昌太守

許翼叔爲冀賊爲所滑圍救兵不  
至節度使公  
拔衆奔彰  
狀元叔  
冀年未  
尚月  
鎮以青  
滑登等  
故五  
欲從  
郛州  
州也  
先衝收魏  
魏州漢魏郡元

城縣屬河北道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伏惟陛下圖之遣李銑殷仲卿孫青漢等軍銑上元初銑上元初

淮節度副使  
沂州刺史  
西節度使  
節度使  
滄德棣等州  
節度使  
上元孫青漢  
遷迤渡河佐  
之收其貝博  
郡博州隋武  
陽郡之聊城  
縣俱屬

道河北賊之精銳撮在相魏衛之州郡朱注衛州隋汲郡唐俱屬河北道賊用仰魏而給賊若抽其銳卒渡河

魏博臣則請朔方伊西北庭等軍詣行營。【朱注】三月，通鑑西北庭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有渡沁水在澤

州收相衛賊若迴戈距我兩軍〔朱注〕謂郭子臣又請郭音廊口祁縣等軍〔朱按〕唐書一

疑在其境〔通鑑注〕嶠口在洛州郛縣西蓋即靈關之險也〔舊書〕嶠口在相州西山祁縣本

兵縣屬井州太原府時李光弼爲河東節度使王思禮兼領澤潞節度使嶠口祁縣等軍當指二鎮之

也〔朱音〕嶠風馳〔朱云〕或作嶠風馳〔一作嶠風馳〕屯據林慮縣界〔朱注〕唐書一嶠州本隋

林慮屬相州候其形勢漸進又遣季廣琛魯炆等軍〔朱注〕時季廣琛爲鄭蔡進渡河收黎陽臨河等

縣〔朱注〕一唐書一黎陽屬衛相與出入犄角逐便撲滅則慶緒之首可翹足待之而已是亦恭行天

罰豈在一字王師必無戰哉愚臣聞見淺狹承乏待罪未精慎固之守輕議擒縱之術抑臣之夢寐貴有

裨補謹進前件圖如狀伏聽進止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

非書按杜公借箸前籌洞悉情勢此等文字真可坐而書起而行者初

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朱注〕一唐六典一諸州每歲貢人其進士帖一小經及

問〔英華有古〕山林藪澤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初宜〕故供甲兵士徒之役府庫賜予〔上聲〕之用給郊廟宗

社〔一作郊〕廟之祀奉養祿食之出辯乎名物存乎有司是謂公賦知歸地著〔涉略〕不撓者已今聖朝紹宣王

中興之洪業於上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而東寇猶小梗〔朱注〕謂安慶緒末年率土未甚闕總彼賦稅之

獲盡贍軍旅之用〔英華有〕是官御之舊典闕矣人神之攸序乖矣欲使軍旅足食則賦稅未能充備矣欲

將誅求不時則黎元轉罹疾苦矣子等以待問之實知新之明觀志氣之所存於應對乎何有佇渴救敝

之道一作通術願聞強學之所措意蓋一作在此矣得游說乎

問國有輶車廬有飲食古之按風俗遣使臣在王官之一守得馳傳而分命蓋地有要害郊有遠近供給

之比省費相懸今茲華惟襟帶關逼輦轂潼關在華州行人受辭於朝夕使者相望於道路屬年歲無蓄積之

虞職司有愁痛之歎一作色况軍書未絕王命急宣插羽先翥於騰鷹朱注薛道衡詩插羽夜徵兵敵帷不供於埋

馬朱注禮記豈芻粟之勤獨爾實驂駢之價闕如人主之軫念屢及於茲邦伯之分憂何嘗敢

怠乞恩難再近日已降水衡之錢積骨頗多無暇更入燕王之市欲使輶軒有喜主客合宜閭閻罷杼軸

之嗟官吏得從容之計側佇新語英華作佳論當開濟時

問通道陂澤隨山濬川經啓英華注云一作啓關之理疏奠一名賢策問一作鑿之術抑有可觀其來尚矣初聖人

盡力溝洫有國作爲隄防洎後代控引淮海漕通涇渭因舟楫之利達倉庾之儲朱注唐書華陰縣有漕渠自苑

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灊灊經廣運潭至縣入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

渭天寶三載草堅開又有永豐倉有臨渭倉又賴此而殷亦行之自久近者有司相土決彼支渠既潰渭

而亂河竟功多而事寢人實勞止岸乃善崩遂使委輸之勤中道而棄今軍用蓋寡國儲未贍一作雖遠

方之粟大來而助挽之車不給是以國朝仗彼天使徵茲水工議下淇園之竹更鑿商顏之井朱注漢書

溝洫志令羣臣從官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鍵晉灼曰

淇園衛之苑也爲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

渠師古曰徵音懲即今澄城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顏額又恐煩費居多績用莫立

空荷成雲之插。復擁填淤之泥。〔朱注〕「溝洫志」荷鑄成。雲決渠如雨。填淤注見詩集。若然。則舟車之用。大小相妨矣。軍國之食。

轉致或闕矣。矧夫人煙尙稀。牛力不足者已。子等飽隨時之要。挺賓王之資。副乎求賢。敷厥讜議。一作

問足食足兵。先哲雅誥。蓋有兵無食。是謂棄之。致能掉鞅靡旌。斯可用矣。〔朱注〕「左傳」楚許伯曰。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注〕靡旌。驅疾也。掉正也。况寇猶作梗。兵不可去。日聞將軍之令。親視司馬之法。關中之卒未

息。灞上之營何遠。近者鄭南訓練。城下屯集。瞻一作彼三千之徒。有異什一而稅。竊見明發教以戰鬪。亭

午放其庸。一作保課乃菽麥。以爲尋常。夫悅以使人。是能上古。伊歲則云暮。實慮休止。英華未卜及瓜之

還。交比翳桑之餓。〔朱注〕「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往。曰及瓜而代。趙盾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公介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羣有司自救不暇。二三子謂之何哉。

問昔唐堯之爲君也。則天之太。敬授人時。十六升自唐侯者已。昔舜帝之爲臣也。舉禹之功。克平水土。三

十登爲天子者已。本之以文思聰明。加之以勞身焦思。既睦九族。協和萬邦。黜去四凶。舉十六相。故五帝

之後。傳載唐虞之美。無得而稱焉。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詩曰。文王小心翼翼。竊觀古人一有之聖哲。未有不

以君倡於上。臣和於下。致乎人和年豐。成乎無爲而理者也。主上躬仁一作孝之聖。樹非常之功。內則拳

拳然事親。如有闕。外則悻悻然求賢。如不及。伊百姓不知帝力。庶官但字下當恭己而已。寇孽未平。咎

徵之至數也。倉廩未實。物理之固然也。今大軍虎步。列國鶴立。山東之諸兵一作將雲合。淇上之捷書日至。

注詳洗

兵馬 二三子議論弘正詞氣高雅則遺褻盪滌之後聖朝砥礪之辰雖遭明主必致之於堯舜降及英

作雖

元輔必要之於稷卨英華作驅蒼生於仁壽之域反淳樸於羲皇之上自古哲一作帝王立極大臣爲

體眇然坦途

利往何順英華作何子有說否庶復見子之志豈徒瑣瑣射石策趨競一第哉文心雕龍

探事而獻說也

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頃之問孝廉一作取備尋常之對多忽經濟之體考諸詞學自有

依此射當從石音可補詩注所不及

文章在束以徵事曷成凡例焉今愚之粗徵貴切時務而已夫時患錢輕以至於量資幣權子母朱注

語一景王將更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大小利之應劭曰一母重爲子代復改鑄或行乎前榆莢後契刀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

大倍故爲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爲子

刀一如淳曰一如榆莢也王莽又造契刀錯刀契當此之際百姓蒙利厚薄何人所制輕重又穀者所以

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阜俗康一作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鐘之藏朱注一管子一使萬室之邑必有萬

藏藏繼

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朱注一漢書一列傳一田千秋

志一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是亦一作英華

代孔僅幹天下鹽鐵賜爵左庶長是亦一作英華繼絕表微無或區分踰越蒙實不敏仁遠乎哉張云

事阿蒙

唐興縣客館記唐興註見詩集一原注一此上元二年在成都作天寶初改唐興爲蓬州此仍其舊名耳

中興之四年王潛爲唐興宰修厥政事始自鰥寡惇獨而和其封內非侮循循不畏險膚而行而一起書

信險廣此謂不避險破膚淺之言而咨於官屬於羣吏於衆庶曰邑中之政庶幾繕完矣惟賓館上漏下

濕吾人猶不堪其居以容客一作四方賓賓其謂我何改之重勞我其謂人何咸曰誕事至濟厥載則達觀

於大壯「易傳」上棟下宇以作之閨閼作之堂構以永圖崇高廣大踰越傳舍通梁直走鬼將一本作

切墜壓素柱上承安若泰山兩旁序開「說文」序東西牆也發洩霜露潛靚深矣「揚雄甘泉賦」靚即靜

字步欄複一作復雷萬瓦在後匪丹艧爲實疎達爲迴廊南注又爲覆廊以容介行人亦如正館制度小劣

直左階而東封殖修竹茂樹挾右階而南環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風雨不易謀而集事邑無妨工亦無墮

財人不待子來定音訂不待方中矣「詩注」定營室星也宿息井樹或相爲賓或與之毛「王錫曰」

云「一」王燕則諸侯毛「一」下文又云凡諸公相爲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儀禮」栗

實「一」注朝享畢而燕則以髮之白黑爲坐次也天子之使至則曰邑有人焉某無以栗階「儀禮」栗

此言階坦平而步無促迫也州長之使至則曰某非敢賓也子無所用俎四方之使至則曰子貺某多

矣敢辭贄或曰明府君之侈也何以爲人皆曰我公之爲人也何以侈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不知其私

室之甚薄器物未備力取諸私室人民不知賦斂乃於館之醯醢闕出於私廚使之乘駟闕辦於私廐君

豈爲亭長乎是躬親也若館宇不修而觀臺榭自好賓至無所納其車我浩蕩無所措手足獲高枕乎其

誰不病吾人矣疵瑕忽生何以爲之是道也施舍不幾乎先覺矣杜之朋友歎曰杜或作杜杜之朋友歎曰

今按「一」下有杜氏美哉是館也成人不知人不怒靡署之福也府君之德也一本多府君之德也府君曰

古有之也。非吾有也。余何能爲。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余何能爲。是日辛丑歲秋分。大餘二。小餘二。一作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記。〔朱注〕〔漢〕〔律曆志〕推正月朔以月法乘積月盈日法得一之。不盈者名曰大餘。姚江黃百家曰。日法萬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總得萬分。萬分以上爲大餘。日數也。萬分以下爲小餘。時刻數也。杜記蓋謂秋分後二日之二十餘刻耳。又曰。漢曆所謂盈六十除之者。六十即六十甲子名曰旬。周又名紀。法滿紀者必去之。以不滿紀者爲主。〔蜀藝文志〕疑其有闕誤。未然。

繫按。韓文多文從字順。而作詩務爲險奇。杜詩皆鎔鑄史。而散文時有艱澁。豈專長者不能兼勝耶。皆當分別觀之。

雜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進賢爲賢。則魯之張叔卿孔巢父。〔朱按〕〔史〕孔巢父。少與韓準李白裴政張叔

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此云張叔卿。豈即張叔明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閎大。固必能伸於知己。令問不已。任重致遠。速

於風飈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喫。一作飽。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乎。豈東之諸侯。深拒

於汝乎。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雖岑子薛子。岑參。薛據。引知名之士。月數十百。填爾逆旅。

請誦詩。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下之。又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

嗟乎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排者。以我爲聞人而已。以我爲益友而已。叔卿靜而思之。嗟乎

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泰山冥冥。崑崙以高。泗水潏潏。瀾以清。悠悠友生。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載

飲我濁酒。載呼我爲兄。叶音興。〔張潛曰〕進叔卿以謙退。規巢父以闢大。公真益友也。

鄆郛淳作魏受命述後獨孤及有金剛經報應述皮日  
休有九諷系述皆前散文後拈韻唐人固有此一體也

秋述〔朱注〕「年譜」天寶十載公年  
四十此云四十無位當作於其時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  
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爲後輩所襲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音猝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  
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未詳其人獨踽踽然來汗漫其僕夫僕夫屬上句張氏將夫夫連下句引檀弓夫夫爲證未然夫又  
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莊子〕安子挺  
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一本無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  
故也噫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機乎子魏子今年以進  
士調選名隸東天官唐有東京選告余將行既縫裳既聚糧東人怵惕筆札無敵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  
此始吾黨惡乎無述而止

說旱〔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  
日奉此說」〔朱注〕「寶應元年作」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出左傳謂一無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  
待雨盛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一本有月字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  
只知禁繫音計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

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疲，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去聲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上聲分音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况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成都華陽及府繫爲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卽嶽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一作當以正道應物，天道遠，一作天去人不遠。

東西兩川說〔舊注〕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

聞西山漢兵，〔西山注〕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一作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朱注〕〔唐書〕〔南蠻傳〕南詔本哀牢夷，與吐蕃接天，〔唐書〕邛雅二州俱屬，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寶後臣吐蕃，〔唐書〕邛雅爲下都督府，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憑陵，本自足支也，〔自開首至此爲第一段〕言蜀摧量西山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唐書〕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城失守，〔朱注〕三城注見詩，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唐書〕邛雅兵馬，卒畔援形勝明矣，城失守，〔朱注〕三城注見詩，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